

曾哲妮：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 学生记者 张善盈

访谈前两天，曾哲妮刚刚完成她的博士论文答辩。跟曾哲妮聊天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你只需要把问题以一种轻盈的方式抛出，她便能稳当地接住，并且将对话主动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位清华计算机系的女博士总说自己有个“理工脑子”，但她玩音乐、做志愿，以自我践行在新雅所接受的通识教育理念，在具体的生活中持续学习、承担、并保持柔软和真诚。



在新雅，打开生活的多个向度

“当时选择进新雅，主要是害怕自己成为‘绝望的文盲’。”高中选择理科的曾哲妮，没怎么上过文科的课程，但她始终把这部分知识作为自我成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她看来，由于现代学科专业的划分，导致每个领域内思考的方式和关注的问题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不选择主动去打破这样的壁垒，很难实现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当新雅书院“文理通识”的教育理念映入她的眼帘时，她立刻就被吸引了。

进入新雅书院之后，曾哲妮戏称自己“被强制地开启一些思考”。高中三年，她在智识层面的发展往往依赖做题和考试来验证，仿佛检验一个人的成长只能

通过具体的可量化的分数。但是大学第一年改变了她原来的思考方式。“上《大学之道》这门课程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周都在论道辩经，很多宏观的抽象问题是我在高中三年不太想的，我觉得就是那年把我从S人变成了N人。”“S人”和“N人”指的是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性格类型中的感知功能偏好差异，代表了人们收集信息和感知世界的不同方式。S(sensing)是实感型，更关注直接获得的、具体的、实际的信息，倾向于线性、连续地处理信息，一步一步来。N(intuition)是直觉型，更关注整体和抽象概念，倾向于跳跃式、联想式地处理信息，容易在想法之间建立联系，相信“第六感”，对隐藏的含义和可能性很敏感。

《大学之道》这门课程，让前十八年以分数和考试为重心的年轻人们思考自己过去的人生，他们讨论是什么因素让自己能够进入清华，而我们的大学教育又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也因此，在曾哲妮看来，在新雅度过的大一生活有点像个“乌托邦”。当别的院系的同学全身心地投入到代码、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为了获取更高的绩点的时候，她为了《史记研读》这门课程跑到北京的某个历史遗迹去考察碑文，“放在高中，我完全想不到我会每周猛读大几十页繁体字、竖排版、标点符号都没有的古籍《史记》，还为了一个作业费老大劲去实地考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这门课程上，她和两个同学支起照相机三脚架，拍摄三个

人“扭麻花”的样子，复刻矫饰主义时期的雕塑造型。“这门课程对我来说的意义是让我意识到人生或者学习它不是分块的，就是每一个单元我要学到什么东西，要完成一个什么题目。我们需要一些无厘头的瞬间来解放天性，打破那个自我建构起来的严肃的面具。”在《自我、他人与社会》这门课程的一次作业中，她用梨与香蕉两种水果来理解《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两位主要女性角色范妮·普莱斯和玛丽·克劳福德，这次小小的尝试被老师肯定，曾哲妮也因此发现写作并非要很懂特定领域的知识才能写，只要有所感悟并真诚地记录下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几乎每谈起一门课程，曾哲妮就会自然地将当时的课程体验和当下的反思联系起来，通识教育也因此不仅仅是课程的物理拼凑，而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浸润在这个年轻的生命中，并影响着她此后的许多次选择。

从实感型到直觉型的感知方式变化，让曾哲妮能够用更宏观和多元的视角看待问题，避免在一个特定问题上陷入思维的“死胡同”。因此，这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时流露出与其年龄不匹配的心态上的超脱。“虽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不可避免地会为当下一些琐事而焦虑烦恼，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就是我期



新雅03第一次班会合影

盼着且认为我终将有一天会不再为其所困。”

在志愿与社工里，看见具体的人

曾哲妮在进入大学前就参与过义卖、捐书、慰问老人等公益活动，2016年她牵头在新雅成立了公益社团“雅志协会”。谈起成立这个社团的初衷，曾哲妮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一直以来都有志于参加公益活动，“比如当时我们还住在紫荆公寓的时候，我就和一些同学主动承担起了楼层的垃圾分类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一些新闻报道出来后社会对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组织) 产生了信任危机，曾哲妮于是想要自己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通过亲身的参与去了解这背后的运行机制。

雅志协会成立后，一项长期的活动是到北京顺义区的光爱小学支教。光爱小学是一所公益全免费寄宿制学校，专为流浪儿童、孤残儿童、特困儿童提供庇护与教育。曾哲妮记得当时联系到光爱小学的负责老师时，对方说“我们其实不缺乏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怀；但为孩子们的心理成长考虑，希望你们不要来了几次就走”。曾哲妮答应了下来，并试图将到这里支教发展成雅志协会长期且固定的活动。然而，这一过程要坚持下来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多，雅志协会的成员们也为此付出了许多心思和精力。起初，同学们希望以自己的知识储备为孩子们准备课程辅导，但随着与孩子们的沟通交流发现，对这些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掌握那些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如何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曾



早期在光爱小学支教的上课情景



2021年返回光爱小学看小朋友



光爱支教带小朋友做手工

哲妮在次年寒假组织协会成员探访各地儿童福利院、少儿基金会，通过实地考察和采访交流等形式了解儿童福利机构运营的特点和困难。基于此次实践成果和此前的支教经验，在新学期开始时，雅志协会的成员们改变了原有的围绕书本和课堂进行的支教方式。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兴趣，志愿者们搜罗各种寓言故事作为德育素材，通过创造性地排演小短剧，进行品德和心理教育。结果是课堂参与度大大提高，孩子们甚至在学期末的时候提出要自己排演戏剧。

在曾哲妮看来，做志愿也是和具体的人产生联结的过程。

“我觉得长久地待在校园里，曾

有一些焦虑是被放大了的。”作为学生的曾哲妮也会为课程和作业而焦虑，但是她认为这种焦虑感源自于我们对自己生活狭隘的观察和对他者生活的漠视，而当我们意识到生活本身是多向度的，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有些不必要的烦恼也会随之消失。

“我记得我本科的时候跟甘阳老师聊焦虑，他会跟我岔开话题，问我最近生活中有没有感到兴奋和好奇的事物。那个瞬间我感觉他看到了我这个人的本身。他会把我当成一个完整的人在看，关注我的情绪有没有归属，而非仅仅是看到作为一个学生的我，或者只是数据库里面的一行记录。”

在和新雅老师的交流过程中，曾

哲妮也逐渐意识到人本身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自己，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人本主义的种子在曾哲妮心中种下，不断生根发芽。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本科期间，她一直努力地开拓雅志协会的活动。本科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双肩挑”辅导员，也是新雅第一批“自产自销”的辅导员。曾哲妮于2016年入学，彼时新雅书院第一次面向高考统招，许多方面还发展得不成熟、没有体系，同学们大多也是“误打误撞”就进来了，没有考虑太多未来的生涯规划。等到她当辅导员时，新雅已经有了较完整的培养体系，零字班的同学入学时也有更清晰的预期，与此同时由于自媒体的发展和信息渠道的增多，她也在这一代新雅同学身上感受到更重的焦虑感。如何切实帮助到同学们，而不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视角“站着说话不腰疼”，是曾哲妮上任辅导员首要思考的问题。

在刚开始做辅导员工作的时候，曾哲妮怀着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觉得自己有义务，也有能力处理好各种难题。但她逐渐发现，有时对自己的能力期待值越高，反而失望越大。当新雅零字班的同学面临专业选择时，她和一些在专业抉择上有困难的同学聊天，几个同学排下来一聊就是五六个小时，



零字班军训拉练



零字班毕业时合影

但她的建议也不见得一定能够有效地帮助到同学们。“所以有时人还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意识到这一点后，曾哲妮决定采取一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心态，不去为自己的辅导员工作赋予某种崇高感，只要踏踏实实地处理每件事、真诚地面对每个人就好。心态转变后，曾哲妮发现自己反而能够跳出个体单一的视角，从多样化的视角去理解同学们遇到的一些状况。“我自己作为一个本科生的时候，是以个体的单一视角走过的这四年，所以很多问题我都没有思考过。但后来当了辅导员，我就会意识到生活的弹性其实很大，大家的情况都太不一样了，每个人的需求和烦恼都应该被看见。”

曾哲妮就这样坚持做着志愿和社工，虽然她自我定位为“但行耕耘，不问收获”，但她播撒下的，终究还是有所回响。两年前，她去参与当初支教时遇见的那批孩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孩子们兴奋地围绕在她身边说起过去的事。

逢年过节的时候，零字班的同学会给她发来祝福，间或有同学提起她自己都快不记得的事情，她才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帮助到了同学。在这些和具体的人产生联结的时刻里，她感到无比的幸福。

生活是一个动词，我学着当大人

当我们说“生活”是一个名词时，容易将它视为一个既定的、完成的、可以把握的“对象”或“状态”。执着于某种“理想的生活”，可能导致我们对生活进行僵化的定义、设定固定的目标，或者陷入对某种“标准生活”的追求，而忽略了其流变的本质。

动词的核心在于做。说“生活是一个动词”，是提醒我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是在行动中生成和实现的。我们不是先有一个固定的“生活本质”，然后去生活，而是通过如何生活这个行动本身，塑造了我们是谁，定义了生活的意义。

曾哲妮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站在当下回顾她过往的生活，有人会用“高能量”“六边形战士”“曾神”等标签来形容曾哲妮，也有人曾经询问她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才能像她一样过得精彩而充实。但曾哲妮认为，自己很多时候都是抱着“试一试，不白来”的心态过生活，并不给自己设定一定要达成的成就，也不强求自己一定要做得多么出色，只要自己开心、尽力就好。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多线程处理任务的能力，人生也不是只有一种活法。

“我觉得我的本科生活告诉我，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说生活过程，它不应该只有单一方向的标识。以我的科研工作为例，并不是说我当前论文发的没有别人多，我就很失败。还有一些综合性的要素，比如我其他方面的阅历，我的学习能力和速度，和别人沟通传达我的想法的能力等等。所以我不会那么去内耗自己，不



曾哲妮（右3）在学生节上合唱新雅序曲

会那么急。实在有的时候很沮丧，我就会安慰自己说，没事，我们组唱歌最好听的。当人的表现越被数字化的时候，越需要这样调节自己。”

大一结束从新雅选择专业进入自动化系后，曾哲妮除了学习之外，还积极参加自动化系的文艺活动，不为其他，只是想要把自己在新雅感受到的文艺氛围带到自动化系去，让自动化系的文艺氛围更浓郁。大一的时候她也想辅修音乐工程与技术，但无奈分身乏术便放弃了。等到大二她再次遇到音乐辅修时，她觉得自己这段时间正好不那么累了，于是就修了，对此，她的态度是“开心、乐意，为选择负责，无用有用都可以，图个乐呵”。

研究生期间，比起传统的学科领域内的课题，曾哲妮选择做的是 AI for science——使用智能

技术辅助进行多领域科学发现的交叉学科。在她看来，许多在专门化的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研究者，不太乐意去做交叉研究，因为踏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去学一套崭新的思考逻辑，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但在新雅接受的本科教育让她愿意去作出这样的尝试。在组里大家的成果周期普遍偏短、三四个月发一篇论文的情况下，她在研究生一入学时就跟导师沟通好自己想做交叉学科的想法。“这个方向的成果周期会很长，可能有时候一两年打磨一篇论文，但是我也并不是很急，就慢慢学、好好做。头一年多我没有产出，也不是说心里完全不着急，但我能够比较理性地说服自己，少做无谓的比较。”

最后她也顺利取得了博士学位和教职，但对她而言，这也并不意味着某个终点的抵达。生活

作为一个动词，意味着它永远未完成，永远在生成新的可能、新的体验、新的自我。有时她觉得自己还不能算得上是个大人，“但是谁规定了大人有特定的模板呢？或许大家都是小孩，只不过在伪装大人罢了。”

结语

“我觉得我们都倾向于忽略自己做得好的地方，并总觉得有人做得比我好。”在过去的这些年，曾哲妮也一直在努力练习与自我和解。她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年末总结，夸自己办成了哪些事，但不写没干好什么。等到翻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每年都过得好丰富，那些伤春悲秋的情绪，也随着时间逐渐收敛了。曾经她是一个极致的“提前症患者”，觉得任何事情如果不尽早完成就很可怕。但她逐渐发现，有时是自己在虚构一种恐怖的未来，与其急着做出来中规中矩的东西，不如让思维沉淀一下，或许会有意外的灵感。

长大成人不是瞬间的“成为”，而是一场带着笨拙与勇气的漫长练习。

放下对“完美生活”的执念，投入到真实生活中去，那里有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去行动和感受、去创造和连接、去爱、去跌倒、去爬起、去体验那独一无二、永不停歇的——“生活着”。❸